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五十三回 重親情打傷人命 為義上大鬧公堂

話說鮑龍正在議論，天子見蘇小小墳上，地勢風景分美雅，與鮑龍談論一番，就在墳前席地坐下。忽見對面來了兩人，低低地在前面說話，見那神色，卻非正道。天子因不知是何人，自然不甚留心。惟有鮑龍一見，趕忙靜靜的，不動聲色地躲到那二人背後竊聽，只聽那人道：「你為何今日到這裡？」又一人道：「我因你那張犯詞，雖然告准，不料以假成真，現在雖想他幾百兩銀子了事，也不可能，這位官實在古板，若說一句反悔話，他又翻過面來，我們又吃不消。本是想他些錢文：「現在錢想不到手。他雖吃了苦，我卻把那二兩銀子貼用完了，今日在家實在沒法，因來此地，看有什麼遊玩客人，如有認識的，想向他告幫，湊幾文度日。」那一個道：「你這人好糊塗，做事也不打聽打聽，現在我們這裡的縣太爺調首縣去了，難道換個新官來，也像他麼？只要在門稿上放個風，說郭家的財產極多，現在這官雖不要錢，誰走上了這條路，還怕郭禮文不肯用錢麼？那時我們也好想辦法了！」

話未說完，早把鮑龍氣得忍耐不住，跳上前去罵道：「你這兩個死回，已經害得人家下獄，現在又想這惡念，郭禮文究竟與你們何仇，如此害他？」說著走上前去，早把一個四五歲老者揪住望地下一放，舉起拳頭，在背上就打，不過幾拳，早把那人打得口吐鮮血。那一個見鮑龍如此兇猛，一溜煙早跑開去了。

天子見鮑龍如此毒手，深怕將老者打死，又是一件重案，連忙上來勸解，見那人睡在地下，已是不能開口。鮑龍道：「這就是我對你老述說的那個王懷，他將我表弟害到這般地位，他還亂想心思，等新縣官來復行翻案，這種人不將他打死，留他何用？」說著又幾腳，早把那人打得嗚呼哀哉。天子道：「這已經打死，他家豈無家屬，定然前來理論，報官相驗，你是兇手，怎麼逃得過去？」鮑龍道：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，豈有逃走之理？我此刻就去自行投到。」說著就把王懷兩腳提起，倒拖著就走。天子與日清說道：「此人倒是個有膽量的漢子，孤家若不救他，甚是可惜。」正要喊他站住，前面早來了八九個人，手中執著兵器，蜂擁而來，喊道：「兇手往哪裡走，你打死人不算，還將屍首倒拖，這是何故？」說著來了三四個人，將鮑龍捆住，望前面抬去。

天子大喝一聲道：「你們這班狗才，這人明明是他自己身死，為何將這好人認做兇手？難道聽你們胡鬧的麼，若早將他放下，免得眼前吃虧，若有半個不字，叫爾等死在目前。」那一班人聽了他說這話，皆說道：「必是同謀之人，我們也將他帶去，好輕我們的身子，如不然，他何以代鮑龍掩飾？」說著又上來幾個，就想動手。早被天子兩腳一起，踢倒幾個，後面日清接著又是一陣亂打，早就打倒幾個。眾人見勢不佳，只得將鮑龍放下，又不敢將他放走，只得跟著他三人而行，到了城內，鮑龍果然是英雄，絕不躲避，一直向衙門而來，到了門首大堂上喊道：「今日是誰值日，蘇小小墳前那個王懷是我鮑龍打死的，你們快來代我報官，了結此事。」那值日差聽說，趕忙上來問明緣故。那班捉他的人正是當方的地保，因客店的店主見王懷已死，趕著到地保那裡送信，所以眾人將鮑龍拿住。此時見差人來問，他們就將打死情由說了一遍，差人只得先將鮑龍收入班房，等候縣官勘驗。正鬧之際，已有一人騎著一匹馬，跳到面前，在大堂下騎，匆匆的進了裡面，不多一會工夫，裡面傳出話來說：「老太爺已抵碼頭，快快預備侍候，不可怠慢！」值日差一聽，就把鮑龍帶入班房，喊齊職事到碼頭去接。

此時天已正午，天子怕鮑龍肚饑，就在身邊取出一錠銀兩，叫日清買了些點心、大餅送到班房與鮑龍充饑，就與日清回轉客寓。吃了午飯，復行了到縣衙，見大眾紛紛，皆說縣太爺回來了，頃刻就要升堂。二人走到面前，果見公案已在大堂上設下，兩邊站了許多差役。天子與日清站在階下，專待縣官出來，聽他審問，如不公正，再上去與他理論。主意想定，只聽一聲鼓響，暖閣門開，嘉興縣早走出來。天子望上一看，這人有五六十歲，中等身材，黑漆漆的面，一雙烏靈眼，兩道長眉，是個能吏的樣子。升座已畢，先傳地保上前問道：「你既為地方上公人，他兩人鬥毆，你就該上前分解，為何坐視不救，以致鬧成人命？兇手現在何處，姓名是誰？」

地保稟道：「大老爺明見，這兇手非是別人，即是郭禮文的表兄，因他表弟被王懷唆人控告，收入監禁，路見王懷，挾恨尋仇，打中致命身死。兇手現在班房，求老爺提他到案，便可知底細了。」縣官聽說，隨即吩咐：「帶兇手！」下面差役答應，當由值日差到班房內，將鮑龍帶至堂上跪下。縣官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你表弟因放火害人，本縣已問明口供，收監治罪。汝是何人，膽敢挾仇打死人命，快快從實招來，免致吃苦。」

鮑龍也全不抵賴，就將對天子說過的話，一五一，在嘉興縣堂上說了一遍。

縣官道：「這明是你挾仇傷害，若說郭禮文冤枉，本縣連刑都不用，他就自認不諱，可冕顯係實情，爾之所供，顯見不實，本縣先將你收禁，等相驗之後，再用刑訊。」說著，叫人釘鎖，將鮑龍收監，一面打轎起身。到蘇小小的墳前相驗。件作上前細驗已畢，只聽報道：「確是鬥毆致命，三處俱是拳傷，下面二處亦是致命。」縣官聽報，復行離坐，觀視一周，當命填了屍格，標封收驗已畢，打道回衙。

此時郭禮文的母親，已聽見鮑龍將王懷打死，自己首告，收禁起來，趕忙到衙門打聽，果然不差，更加痛哭不止。天子見了這樣，忍耐不住，見縣官才進內堂，他就將大堂的鼓亂敲起來，那些差人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這件案子未消，又有人來喊冤了。」趕忙跑過去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在此地胡鬧。有何冤枉？快快說明，大老爺立即升堂。」天子道：「你就進去稟知你家本官，說我高天賜代朋友伸冤，快些令他出來見我。」那差人聽他如此大語，已是可惡之極，說道：「我們就進去代他回一聲，若是沒有冤枉，官是必定動怒，免不得有個擾亂公堂的罪名，重則治罪，輕的也要打幾板。」說著，到了裡面回道：「外面有一姓高的，不知何故擊鼓，問他也不肯說，只請老爺坐堂，請老爺示下。」嘉興縣聽有人喊冤，怕他真有冤情，隨道：「通知他不必再擊鼓，我立即升堂便了。」差人走出，縣官果又具了衣冠，坐了大堂，傳擊鼓人問話。天子聽說，走到前面，立而不跪，向著縣官拱手道：「請了，請了！高某因郭禮文、鮑龍皆遭無妄之災，為人陷害收入監牢，望你看高某之面，將他放出。」縣官說道：「胡說，還不代我下去，此乃人命重案，你是何人，前來作保？豈不是自投羅網。本縣始不深究，好好下去具結，以後不得再行擊鼓。」天子聽說，笑道：「莫說你這小小知縣不能阻我，就是督撫，也不能奈高某怎樣，王懷實死有餘辜，若再不將鮑龍放出，高某一時性起，也不問你何人，將你亂打一陣，看你可認得高某手段。」

知縣聽他這一番話，不禁大怒，喝道：「你這人好不知利害，莫非瘋了麼，若再在此亂說，這公堂之上，也不問你何人，可就要治罪行刑的。」天子道：「我高天賜也不知見過多少大小官員，豈畏你這小小知縣，若以勢力壓我，先送樣厲害與你。」說著，舉起右腿，在暖閣上打去，早把屏門打倒。知縣此時也顧不得什麼，忙把驚堂木一拍：「左右給我拿下！」差人一聲吆喝，擁上前來動手，早被天子一連幾腿，打倒幾個。眾人因在蘇小小墳前吃過他的苦頭，曉得他的厲害，哪敢再上前來。知縣見此情形，又將驚堂木大拍起來，喚道：「快拿人！」天子豈容他威武，打得性起，搶到堂上，伸手就想打他，縣官見勢不妙，趕著入後堂去了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